



把月光包进馄饨里

孤舟

深夜宴客散去，丈夫饥肠辘辘。妻子从暖窠里端出藏好的粥和小菜，笑着说：“知道你要找吃的。”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里记下芸娘这个小小的举动，字里行间溢满的暖意，穿越两百多年，依然能熨帖现代人疲惫的肠胃。这碗粥的烟火气，是芸娘生命的底色。

她不是史册里模糊的符号。芸娘活得具体、鲜活：她会省下自己的口粮留给沈复；她会小心翼翼地把茶叶放进含苞的荷花心里，让花香浸润一夜，第二天清晨取出，用收集的雨水烹煮，茶汤便有了“香韵尤绝”的妙处；她敢女扮男装，梳起发髻戴上帽子，跟着沈复去看热闹的庙会，回来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滑稽模样，忍不住“狂笑不已”；她心思精巧，用木梢做骨架，插上细竹编成屏风，留出空隙种上藤本花木，绿意在白纱间流动，成了“活花屏风”。她就像石缝里钻出的一株草，拼尽全力也要在逼仄中开出花来。

那个时代，套在女子身上的规矩像铁板一样坚硬冰冷。芸娘偏偏能在铁板上跳出自己的舞步。她不是沉默的附庸，能和丈夫并坐讨论诗书，品评李白杜甫的高下；她甚至主动为沈复物色小妾，只因觉得那女子“美而韵”——最终却引来家庭风波，成了她坎坷命运的导火索之一。沈复用“拔钗沽酒，不动声色，而措置有序”形容她，那份在困境中的从容与担当，令人心折。芸娘的神奇之处，在于她把月光的清辉揉进了日常的馄饨里，把诗意的种子播撒在柴米油盐的土壤中。

这些看似“不守规矩”的举动，并非刻意叛逆的宣言，只是她生命本真、热忱的自然流淌。当沈复家道中落，陷入困顿，芸娘毫不犹豫地当掉自己的钗环首饰；为了还债，她强撑病体，日夜赶制刺绣。无论丈夫在寒夜里多晚归来，总有一碗温热的粥和一张温暖的



沈复著 沈复译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

笑脸等着他。当沈复叹息贫贱夫妻事事艰难时，芸娘平静地说：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在清贫的屋檐下，她固执地经营着内心那片生机勃勃的花园，用巧手和慧心腌制芥卤腐乳、酱瓜，让寻常小菜也滋味悠长；她琢磨出“碗底生香”的插花法，让案头陋室也焕发幽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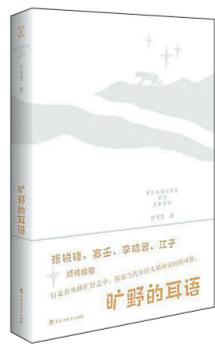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这片用心血浇灌的花园，终究敌不过时代风雨的摧残。婆婆失和，流言蜚语，芸娘最终被婆婆逐出家门。病骨支离，辗转漂泊之际，连亲生骨肉也不得不忍痛送人做童养媳。沈复记载她临终前的一幕，字字如刀刻斧凿，痛入骨髓：“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，仅断续叠言‘来世’二字……”她最终咽下了那句未能出口的“来世为男”的悲愿，留下沈复在冰冷的世上，独自咀嚼“恩爱夫妻不到头”的苦果。

芸娘死后，沈复的世界彻底崩塌。在寄身的破庙里，他紧紧抱着妻子留下的旧衣，恸哭失声；在她孤寂的坟前，他焚烧她生前最爱读的《心经》。他写下《浮生六记》，与其说是一部悼亡书，不如说是一个绝望的男人，拼命为妻子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刻下碑文——那些月下对酌的微醺、沧浪亭赏月联句的雅趣、荷塘泛舟的清凉、灯下她缝补衣裳时温柔的侧影……这些零星的、温暖的碎片，是芸娘活过、爱过、抗争过的证据。

《浮生六记》里没有江山易主的宏大叙事，只有树影屋檐下的家常冷暖。芸娘和沈复的故事里没有金戈铁马的壮烈，只有她藏在暖窠里的食物、她用巧思腌制的腐乳、她妙手拈来的“碗底生香”。芸娘用短暂的一生，身体力行地诠释了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”。她把每一个拮据、窘迫的日子，都过成了属于自己的诗篇。她熏制的花茶、她缝补的旧衣，都浸透了一个普通女子对生活最深情的眷恋与不屈的抗争。

当沈复拥着那件残留妻子气息的旧衣恸哭时，芸娘的生命早已化作了一种光亮。这光亮告诉我们：即使在人生最狭窄、最昏暗的境地里，人的心尖上，依然可以固执地守护住那一点属于自己的月光。这位把月光细细包进馄饨里的女人，用自己的一生，照亮了“平凡”二字所能承载的分量与尊严。她留下的暖意、巧思与韧劲，如同细碎执拗的微光，穿透了两百年的风尘，幽幽地照进我们心底。

芸娘亲手腌制的腐乳的滋味，或许早已消散在岁月的风雨里。但那份在寻常烟火中培育诗意、在逼仄命运里守护心气的倔强，那份对生活本身不灭的热爱，如同不熄的星火，仍在无数普通人的窗台灶台边，静静地生长，默默地传递。



甘雪芳著 《旷野的耳语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眼前的旷野与心中的旷野

江锦灵

读完《旷野的耳语》，内心一下平静了下来。作者甘雪芳仿佛读懂另一个角落里写作者和读者的心语，无意间充任我的“笔替”。

旷野，仿佛是作者不断拓展的他乡，又像是她的精神原乡。她拥有把异乡收编为故乡的冲动和能力。对于旷野，她由被动地进入，完成了主动地奔赴，每当“陷入没有内核的恐慌中”，她就“带着满身的火焰，只有往旷野中跑，往深草里扎，像一头饥饿的豹子”，毕竟“旷野盛放的是那些在人群中的欲说还休、轻描淡写与修复”。

旷野，是心灵的过滤器。看似空荡荡，一旦立于此地，她觉得什么都有了。她的灵魂被无限地放大和充盈，将心中的旷野魔法一样叠加并交融于眼前的旷野，实现了物理意义上的超越。

她是带着旷野在旷野中流浪的。《旷野的耳语》，揭示了她与旷野的亲密度以及针对性、私密性，世间好像唯有她在享用耳语的权限，也充分说明她找到一种玄妙的对话方式。旷野与耳语，以空间的广阔状和声音的细微感凸显表层生活中的反逻辑性，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。身为读者，不能不被它诱发出探究的冲动。她像一个临界点或分隔线，一边是纷繁的世间，另一边是疏朗的旷野；或者一种眼前的旷野，另一种是心中的旷野。它们是互文的。她又像一个衔接处或中转站，两个旷野像液态一般，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在这里勾兑。

《旷野的耳语》这本散文集，无疑是艺术化的旷野和文学光芒；向外不断拓展生命的广度，向内不断挖掘思想的深度。向外拓展，并非大而化之地概述，而是稳扎稳打地描绘，如《魔季》系列短篇中的琥珀、新泥、野花，《旧曾语》系列短篇中的阡陌、屋顶、巷道、石桥、山径，《秋色倾城》系列短篇中的柚子、甘蔗、桂花、木芙蓉、银杏，以及《坤为牛》中的牛，你会读到自然中的草木气息、日常里的烟火味和生命的温度。向内挖掘，是内醒和反思，是对精神之域的雕琢和建构。虽然作者是极度敏感的，似乎一触碰就能哗哗流泻情绪，但这是她经历了广博深刻的阅读，把工作中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糅合之后，向心灵深处的掘进，发掘出艺术的光芒，溅溢出思想的星火。

无论向外还是向内，流浪久了，终将回到故乡。故乡，既是时间意义上的，也是空间意义上的。时间意义上的故乡，是绵延至今的家族史，甚至是影响或铸造我们品格的文化及具体的人，比如她笔下的甘汝来、奶奶、父亲，以及孔子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文天祥；空间意义上的故乡，是祖辈生活的土地，是童年成长的家乡，比如会埠、甘坊。作者以物理性为经、精神性为纬，把“孔子的飞翔教室”“在快阁的大风里”“很酷的祖先”等章节编织成《君子之守》，再辅以《风雪夜归人》，共同筑就她的故乡城堡。

文中的修辞也特别出彩，多是建立在感性思维与哲思熔铸的基础上。如《旷野的耳语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稻田像一口地锅，从一片漠漠平滑的绿渐渐煮沸为一湖金黄。”“一蓬蓬不知名的花朵如粉白炸弹，蜜蜂军团一群群进袭，将其引爆。”用读者熟悉的生活情节，来翻译自然的场景，体现了作者沟通读者的诚意。《倾诉者》中“像村庄里用绳索系于木桩的牛”“树洞沦为电影中徒有虚名的寓言”等语句，虚实结合，精准地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。

作者习惯性和富有责任感地介入自身的独特思考。她作品的主流气质是知性的。喜爱和书写旷野，并不等同于她对社会的逃避，她对所处的生活场是主动介入的，乃至秉持“进攻性”，这是身为作家的良知。作为读者，我是以“半作者”的姿态参与对文本的解读，有时不轻松，但很有嚼劲，更有回甘。比如《倾诉者》《斑駁》《酣眠》等作品，得代入“我”这个角色，否则很难进入既定的氛围。

作者虽然立于旷野，但灵魂的气场一点也不逊色于旷野的广阔、丰盈和深邃，两者是旗鼓相当的，虽然只是耳语甚至无语，但我相信实现了平等、充分的交流。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一旦投注到旷野，能变废为宝。所以她写道：静，如同一块砚石，沉淀心湖。

旷野，成为她精神的后花园，只要在现实生活里有个风吹草动，她就去后花园走走，一切都会风轻云淡，又暗自投予致瑰的刺。

合上书，不能不提及这本散文集的封面，它是抽象化艺术化的旷野，一只我辨识不清的野兽走上一个高地，它是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还是单纯做旷野的守望者？

答案，或许就藏在书页里。套用作者在序中的一句话：愿读者和作者在旷野相认。

小洋楼背后的“历史记忆”

胡忠伟



王振良的《往昔芳华：洋楼背后的故事》，以寻访天津小洋楼为主线，通过探访实地、访问知情人、查阅资料等途径，详细讲述了楼主人在小洋楼留下的动人故事。这些小洋楼，不但是文化地标，也是一代人对待过往历史的记忆。

近代天津的历史，风云际会，波澜壮阔，非但政治、经济风生水起，文化方面也可圈可点，尤其是历史名人遗留下来的一栋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，蕴藏着深厚的历史、文化气息，这些浓缩在建筑里的人文故事，又反过来丰富着这座城市的底蕴。

“确认历史建筑身份，挖掘建筑背后故事”，是这部书的主旨和看点。在这里，“历史建筑”固然重要，但在作者看来，建筑还只是人物和故事的“载体”，住在建筑里的人、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和重大事件，才是这座建筑的“灵魂”。

作者王振良采访了上百名楼主后代和数百名当地居民。在多方采访查证的基础上，作者从名人后代的独特视角，不仅对一些小洋楼当年的居住者做出了明确判定，而且对楼的主人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探究，讲述了天津小洋楼主人的社会成就、人生交往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，道出隐藏在洋楼里的“秘密”。拨开重重迷雾，撩开层层面纱，一座座小洋楼变得清晰，让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愈加多彩而厚重。

该书精选了25位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小洋楼进行描写，书中所写文章全都是“以房系事，以事写人”，人物众多，有抗日英雄、工商精英、文化名人等，无一不是“人”与“房”相勾连。比如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和他的“状元楼”、清末太监会同小德张和他寓居津门的小楼院、抗日名将马占山故居、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市市长萧振瀛住过的协兴里11号西式二层连体楼房等等，这些小洋楼背后的故事，动人心弦。在王振良富有情感的叙述中，那些曾经的繁华和热闹，那些楼主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，使人有沧海桑田般的感受。小洋楼主人的行状事迹，那些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痕迹，也借助这些旧建筑一一展现出来。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流变，



王振良著 《往昔芳华：洋楼背后的故事》 天津古籍出版社

而风风雨雨之后，这些奇闻轶事便镶嵌在砖瓦间，留在后人津津乐道的回忆细节里，有着无处不在的精致和悠长的余韵。

历经近20年，王振良实地走访，对小洋楼进行勘查调查，对楼主人的后人和街坊邻居进行了采访，并专心文史的整理。他以“三重证据法”——相关者的指认、文献资料的定位、实地考察的补充——为我们留存了珍贵的史实，不但考证出每座小洋楼的确切地址，有的还考察出小洋楼的设计者。该书附录《“三重证据法”及其在确定历史建筑身份中的运用》，详细说明了“三重证据法”在考察历史建筑中的使用方法。以科学的方法，实证的精神，去考察历史，考察过往，这正是文化人进行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宝贵品质。

本书把读者巧妙地带进了历史现场，在生动的历史建筑场景中，一起探寻它们背后的故事，聆听历史的韵味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小洋楼不仅代表一种建筑风格，更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与文化的底蕴，见证了楼主人家族的兴衰，也满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它们静静地伫立，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与人们的梦想。

作者探访小洋楼，寻访小洋楼的记忆，“让琐碎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，吐露着生活的情趣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”，本书对于丰富历史文化资源，积累并弘扬城市精神，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。



书页间的城市呼吸

李晓

时常漫步在一个城市。比如南京，满城梧桐树亭亭如华盖，这是一个被葱郁植物簇拥的城市。在这里，我被植物的气息灌溉着，恍惚间若漂浮在绿海之上。

南京城还有一种香，温润着我的肺腑，就是书香，它从纸上源源而来，让我遇到了许多丰富美好的灵魂。掩映在城里葱郁碧叶之下的书店，总会与我扑面相逢。有年春天，我去拜访友人，正好遇到了这个城市的书展，在书香弥漫的书展上，我远远地打量着一些仰慕已久的作家。事实上，这个古都里住着很多我喜欢的作家：苏童、叶兆言、毕飞宇、周梅森、韩东、鲁敏……南京的作家成群结队，星光灿烂，他们的书写，交织成了一座城市让人沉醉的尊贵气息。

一朵花，有花香；一棵树，有树香。那么一座城呢，自然有它的气息，这种味道又在哪里呢？它是一座城里袅袅飘散的食物香味，一座城里的植物芳香，一座城里的千年文脉沉香。而我以为，更芬芳馥郁的是它的书香。在这样一座城里，安静地阅读，成为一座城市浮现的精神表情。

一座城，其实也是一本书。徐徐打开一座城，从封面开始一页一页翻动，繁华大街、市井小巷、入云高楼、古老建筑……都是它的标点和字句。这座城市的气息，在风中如约而来，它的精神特质就是一本的气质。城市的时空折叠于书页间。我常想，一座城市是没有书香浸润，就像没有绿树、草坪一样荒芜。一座没有书香流动的城市，就是失去了润泽的文化沙漠。

我居住的城市，一条大江潺潺而过。朋友孙大哥也是一个读书人，他在一条老巷子里卖肉养家，把日常阅读当成精神港湾。孙大哥卖肉之余，经常去城市里的书店、图书馆、报刊亭。城里许多书店的老板，都认得卖肉肉的孙大哥，他捧着一本书，靠在墙上读，或是在一棵树下读，倦了，抱书而眠。这座城市的书店，成为孙大哥这样普通爱书人精神上的粮仓。他每晚入睡前，要靠床头灯前看上一阵书，不然就难以入眠。孙大哥床头的灯，在夜里泛出暖色的光，已伴随他10多年，换了19颗灯泡。去年的一个秋夜，他在床头看完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最后一页，灯泡钨丝上的微光也熄灭了。

把目光眺望到古代的城市里，青花瓷一样的蓝色天幕下，也是有书店的，不过那时的书店称作书肆、书林、书铺、书棚、书堂、书坊……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，熙熙攘攘的开封城里，就有不少书肆。古代那些用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的线装书籍，飘出的文墨之香，更是让一座城，有了精神上的客栈。这些古代城市的书店，也常常让我冥想，李白、孟浩然、苏东坡、曹雪芹这些人穿梭在那里的身影，以及他们执须捧读的姿态。传统的文人，都有一间精神安卧的小小书斋。我还能听见鲁迅先生在书斋里捂住胸口的咳嗽声，斗室之内，瘦弱的他，吐纳出一个民族深重的精魂，在岁月里经久不绝地散发着高远精神与独立人格的双重光芒。书籍在文化的代代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在一个城市斜阳烟雨的倒影里，成为城市厚重历史的沉淀和见证。

选择一座城市，就是投奔一种生活。对一座城市的眷念，除了市井街巷里的烟火气息，还有城市里的书店、书房、图书馆，它们是安放我们心灵的一方田园，让人在闹市寻得一片静谧和归处。在重庆，有一个著名的地标叫“解放碑”，这里是都市的心脏，是城市的客厅，每天的人流如潮水一样涌动。在“解放碑”不远，就是重庆的新华书店。同样在南昌繁华的八一广场，也有一座浩大的新华书店，来去匆匆的人在这里慢下来，它们让一座繁忙的城市客厅书香洋溢，变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、精神航船。

很庆幸的是，在我去过的北京、成都、福州、上海、青岛……这些城市里，已经有了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，这深夜里的书店，是给归来的夜航者们亮起的一盏盏最温暖最明亮的灯，人们在阅读中等待了天边的第一缕晨曦。

城市的味道，是草木、烟火与油墨的交融。尤其是书香，涵养着一座城市美好的精神气象。书籍是人与人、人与城市的媒介，人们到书店的每一次沉思、每一页翻动，都是城市的一次深呼吸，每一次呼吸里都有文化的沉淀。